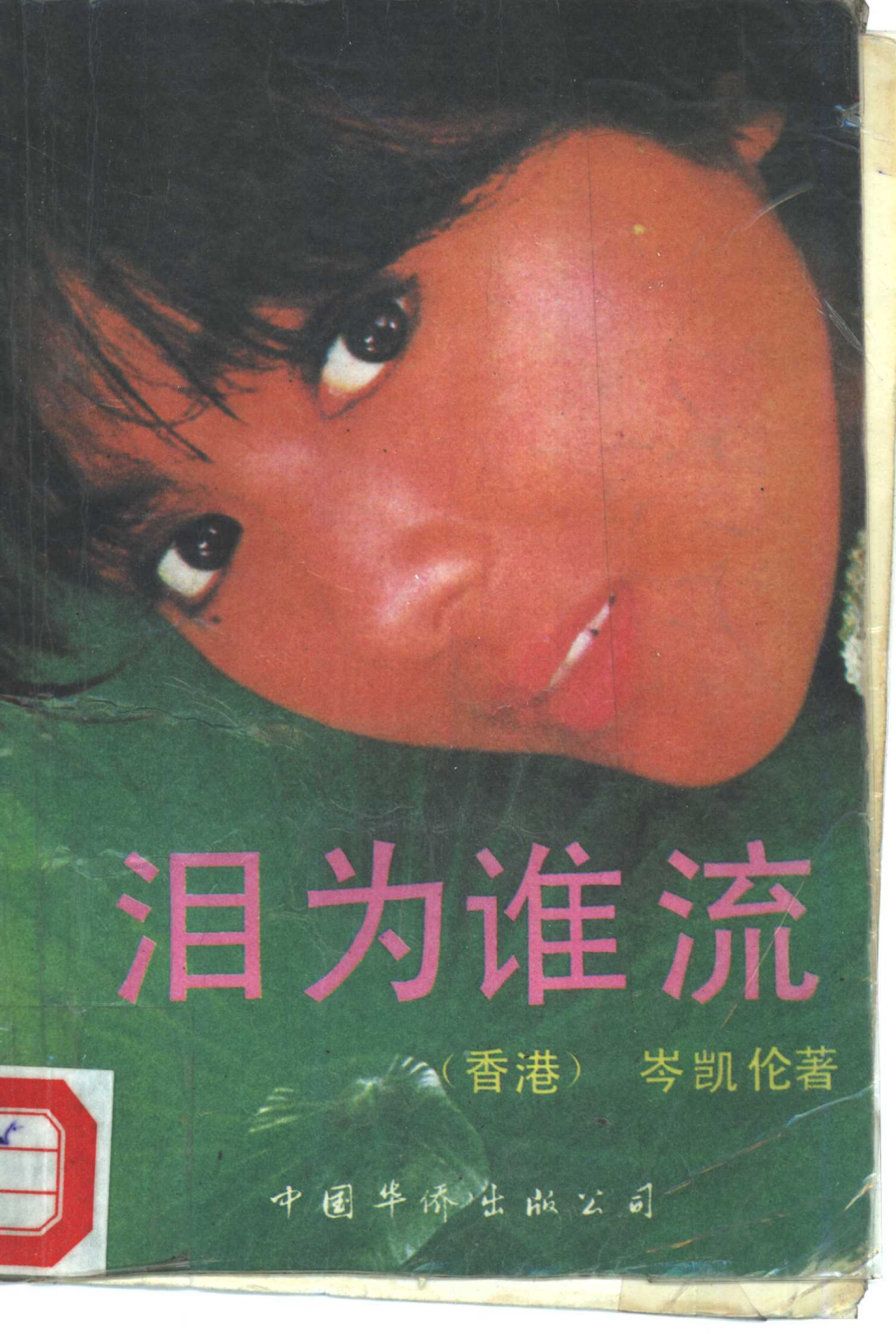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泪为谁流

(香港) 岑凯伦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

I247.5
1509

泪为谁流

(香港) 岑凯伦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石 兰

封面设计：阿 贝

泪 为 谁 流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*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华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10千字

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300册

ISBN 7-80074-023-4 / I·17

(压膜) 定价：2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美貌、纯洁的十八少女淑贤，她不顾寡母的强烈反对；不理才华、文雅的少男姜德章炽烈的爱意；倔强地、真诚地爱着缺钱少才的庄志威。

假爱情害人，真爱情误己。淑贤怎么也没料到庄志威居然卑鄙地以欺骗、威胁残酷地掠走她最可宝贵的贞洁，逼迫她并非情愿地做了少女婚前最不应该做的事

.....

这一系列事件后，淑贤终于认识了自身的幼稚毅然觉醒，勇敢地舍身保护她此时深爱着的人……当她被心爱的姜德章抱着走向救护车时，流下了眼泪。这是对少女的幼稚悔恨的泪，更是为少女恋情幸福的泪。

假爱情害人，
真爱情误己。

少女啊，警惕！
警惕您少女的幼稚。







姜德章的父亲姜子昭因为姜德章在美国得了经济学硕士回来，特地在家里大宴亲戚朋友，摆了五十多桌酒席，整个大厅摆得满满地。这位亿万豪富的独生子学成回来，那一个不巴结，那一个不奉承！个个都抢着向他敬酒，个个都抢着向他阿谀。满耳都是少年英俊，年少老成，博学多才，把他听得开始有些厌烦，同时酒也喝了不少，上完鱼翅之后，他觑了一个空走了出来，一个人走到后面的花园换换空气。

这个花园他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的，这一去去了六七年，回来之后，又因忙于酬酢，简直没有时间来玩一玩，现在才能抽出工夫走走。他看着六七年前的景象，丝毫未变地呈现在眼前，他不禁生了无限感慨，立在那里发起呆来。

忽然，他听到后面有人叫：“阿德！”

阿德是他的乳名，除去父母之外，很少有人这样叫他，现在却忽然有人叫，他不由有些奇怪，回过头一看，有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少女站在那里。这天的月色非常好！他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那个少女大约十八九岁，生得非常美丽，大大的眼睛，在晶莹的月光下显得又光又亮，挺立的鼻梁，下

面镶配一颗猩红润泽的小红嘴，身材更加健美，是一个非常合标准的美丽少女。另外一个中年妇人看来十分面善，但是一时竟想不出来是谁，他不禁茫然对她看着。她却接了下去。

“阿德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兰姨呀！”

“哦！”他想了起来：“是的，兰姨。好久不见了！”他自从母亲去世之后，的确有很久没和这位兰姨见面，去了美国之后，更有七八年不见，蓦然一见，难怪他几乎认不出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？差不多有七八年不见，你怎么还会记得我呢！”

“不是不记得，只是蓦然一见一时想不起来罢了。”

“哦，你还记得淑贤吗？”

“淑贤？”他隐约想起那个十一二岁骨瘦如柴的表妹。

“是的，淑贤，你的表妹。”她说。

“记得，我的表妹我怎样会不记得呢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理她？”她向那少女一指。

“什么？”他叫出来：“她就是淑贤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你不认得她了？”

他对她上下打量一下：“噯，真的不认得了，那时她不过十一二岁，现在长得这样大，这样漂亮了。”

“长大了是真，漂亮就不见得。阿贤，快叫德哥。”

“德哥。”她低低地叫了一声。

“哦，贤妹！”他又对她着实地看了一眼。

“贤妹年轻。”兰姨接着说：“又不懂事，以后你要多

照应才好。”

“不要客气——”他还没有再说下去，已经有人在大声呼叫。

“阿德，”兰姨说：“你快回去吧，人家在找你了，过两天到我家来坐，我叫阿贤陪你到各处去玩玩，你离开香港这样久，一定都生疏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真的生疏了不少，过几天我来拜访你们，烦劳贤妹陪我各处逛逛吧！”他不住用眼看淑贤。

“好的。”她还不曾说下去，已经有几个人找来。她接着说：“你快去吧，改天见。”

“再会。”他又着实看了她一眼才向那些人迎去。

在他看来是无谓，在别人看来却是必要的酬酢接连不断一个多月，方始清闲了一点。

这天，在吃饭时姜子昭对他说了。

“阿德，”他说：“你已经回来了一个多月，有什么打算没有？”

“我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你是想自己创业还是在我的任何部份里担任个职务？”

“我想暂时先实习一下再说。”

“那样也好，你可以得些经验，你想在那一部份呢？”

“你看那一部份对我适合？”

“——”姜子昭想了一想：“你去负责昭明企业公司吧，那里面经营的部门多，你容易发展一点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那么就这样决定了，你可以去做总经理！”

“我还不十分熟悉，还是你做总经理，我暂时做副总经理，等我熟悉之后你再全部交给我比较稳当一点。”

“也好，就是你先做副总经理，下个星期一正是一号，你就在一号正式上班好了！”

到了一号，姜德章正式到昭明企业公司上班做副总经理。刚开始，千头万绪，几乎令他无从着手，直到半个月后，他才算是进入了正常工作，稍稍安定下来。

这天，他正在写字楼看文件，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。可桌上有五部电话。

“喂！”他顺手拿起一个话筒，电话铃仍然在响，一连拿了三个话筒才接到了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他想不起是谁。

“喂，你是谁？找那位？”

“阿德，你听不出吗？我是兰姨呀！”

“哦，哦，是的，我想不到你打电话给我，怎样，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你忙不忙？”

“前些日子很忙，现在好一点了。你怎会知道我在这里的？”

“我怎会不知道呢？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。”她带些玩笑的口吻说。

“哦，这样厉害？”

“这不是厉害，这是我关心你。”

“哦，原来你这样关心我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我关心你，你却不关心我。”

“不见得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见得？你答应探我的，一直都没有来！你简直忘记了。”

“哦，不是忘记，实在是这些日子太忙，我正在准备忙完了这几天就来探视你们了呢！”

“喂，你如果再不来，淑贤等死了，她已经问了我几次了！”

“喂，真对不起！今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六下午不必上班，中午我来接你喝午茶好吗？”

“好，星期六中午，我们一定在家等你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地址？”

“是不是老地方？”

“怎会不是呢，你姨丈就只留了这层楼给我，我还能搬到那里去呢？”

“好吧，我星期六中午一定来。”

“好的，再会！”

“再会！”他挂上话筒，淑贤的影子立刻在脑子里飘上来，而且越来越浓了。

到了星期六，中午他下了班，真的驾车赶去兰姨那里。他记得这个地方，从前似乎很清静，现在楼下开了不少店，乱作一团，污秽狼藉，他简直插不下脚。

他在一家木板店堆了一大堆木板的后面找到楼梯口。这幢楼虽然有九层高，但却没有电梯，幸好她住在四楼。他走上四楼，已经一身是汗。过道里晾了不少衣服，花花绿绿，好像挂着万国旗。有的衣服还在滴水。在找她的门牌时有几滴滴在他的额角，气得他骂了一句，拿出手帕拭净，将手帕扔掉。找到门口，喘息了一下才按门

铃。

按了一声，门立刻打开，正是兰姨。

“喂，你真有信用。”她一面开铁栅门一面说：“不过我们这里实在太脏太小，你别见笑。”

“哪里的话，我们是亲戚，何必这样说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皇帝也有草鞋亲呢！请进来吧！”

他走进去，一进门便是厨房，一条大约四五尺长的过道，走出去就是客厅，只摆了一张长沙发，一个方桌两把椅子，一只小冰箱，已经快满了！

“请坐！请坐。”她说。

他在长沙发上坐下来。

“喝什么？汽水还是茶？”

“别客气，我什么也不喝，我已经喝过很多了。”

“那么喝杯汽水吧！”

她打开小冰箱，取出一瓶汽水，打开斟给他。他道了谢四周看一看。这是一厅两房的一层楼，客厅之外，还有两个小房间，一间稍大，可以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单人衣橱，另外一间几乎仅仅一张床便已经满了。

“这里的房间怎么这样小？”他问。

“喂，这种廉价楼不都是这样的吗？”她说看看一看壁上的挂钟：“淑贤就要回来了。”

“她还没有放学？”

“哪里还有钱读书呀！她现在在做事了。”

“哦，真能干。”

“能干什么？在写字楼做个女职员，一个月只赚五千多块钱，勉强维持家用罢了。”

“哦，她真不错，能养家了！不过一个月只赚五千多块钱，有机会到我的公司来吧，我可以给她一万块钱一个月，你们够维持了。”

“喂，那真多谢你了！”她说着又叹口气：“从你母亲去世之后，我们似乎疏远多了，那天如果不是你父亲请我，我也不好意思去呢！”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自己亲戚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！”

“哦，说起来我到要问问你，几时请我喝喜酒？”

“喝喜酒？”

“是的，你该请我喝喜酒了。”

“还没有那么早，连影子也没有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为什么不真？”

“你在美国读了这些年书，居然一个女友也没有，我才不相信呢！”

“女友当然有，在美国社交那么公开的地方，怎会没有女友，不过并没有结婚的对象那是真的。”

“哦，那么香港有没有女朋友呢？”

“我刚刚回来，忙到现在也没有忙完，怎会有女友。”

“你——你看你的表妹好不好？”

“淑贤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错，很漂亮！”

“她——她做你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她做我的女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，你不喜欢？”

“不，不，怎会不喜欢呢！做做朋友有什么关系，何况她又是我的表妹。”

“喂！”她长长叹口气：“当初我就想我们亲上加亲，我和你母亲提过，她也非常赞成。后来她去了世，你也去了美国，这件事就搁下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你们也都长大了，可是我仍然希望你们亲上加亲，好在淑贤长得还过得去，勉强还能和你配得上。因此我希望你们多多见面，大家彼此多一点了解，如果你们能合得来，结成终生伴侣，我们亲上加亲，也就完了你母亲的志愿了！”

“哦！阿妈曾经有这种意思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那时你们还很小呢，她已经和我说过，那时她就有这种意思了！”

“兰姨，”他正色说：“我也是该结婚的年纪了，如果有合适的对象，我自然会结婚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，你真该结婚了。”她抢着说。

“所以我可以和贤妹先交交朋友，如果我们双方的个性相合，便可完成阿妈的遗愿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们先做做朋友最好！呀，她怎么还没有回来呢！”

“也许路上交通阻塞，阻迟了，不要紧，我等一下没有关系。”

他刚刚说完便听到铁门的关门声，她立刻说：“好了，回来了。”

屋门打开，出现的果然是淑贤，穿了一套淡灰套装，白手袋，白皮鞋，淡雅宜人，丰姿绰约，小脸红扑扑地，不但美，而且美得这样真纯而雅致！

他连忙立起身。

“德哥！”她含笑叫了一声：“请坐，别客气。”

“贤妹。刚下班？”

“是的。真热！”她拿出小手帕拭拭额上的汗。

“要不要喝杯汽水？”兰姨问。

“嗯！”她点点头在他对面坐下来。他跟着坐下说：“这里应当装冷气才好。”

“一个小职员家里配装冷气？”她说。

“我送你一架好了！”

“不要，谢谢你，装了冷气，每月的电费不得了，还是不要装吧！”

“电费也由我付好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！没有理由你付的。”

“怎会没有理由，你忘了我们是亲戚了吗？”

“对了。”兰姨倒了一杯汽水送到她手上：“自己亲戚，怕什么呢！”

“不，我不要。”她喝了一口汽水一扭腰肢。

“好，将来再说吧。”他打圆场：“贤妹，饿了吧，去吃饭吧！”

“好，我换换衣服就走！”兰姨说：“阿贤，你陪德哥坐一坐。”

她说完走进卧室去换衣服，剩下他俩坐在客厅里。

淑贤喝着汽水没出声，他开了口。

“贤妹，”他说：“我们有七八年不见了？我记得那时你只有十一二岁，今年你有十八岁了吧？”

“十九。”